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 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 (0531)85193207

怀念

老男人的江湖

□夏龙河

“浪迹江湖”一无来由地喜欢这四个字。

特别是和老婆吵架之后，这四个字就会跳跃着，骤然就礼花一般，在脑子里灿烂。

不过，闯荡江湖总有些谋生的手段吧。总不能像古代侠客，三尺青锋，咋呼几下，就能混饭吃了。因此抱着膝，坐在家门前，把江湖人士可以谋生的手段想了个遍，发现只有一样适合于我：代写书信。这个也最要命。现代人，都用手机发短信，还有EMAIL。这个行业仿佛瞎定了，因此心灰灰的。

朋友做生意不顺，请了一半仙给看风水。半仙清瘦矍铄，信口胡说。只有一句话让我感动：我们江湖中人，浪迹天涯，信义为重。

中午，朋友请半仙吃饭，半仙贪杯，酒多了，话也就说到了底细处。他家离此地不到一个小时路程。早出晚归，有的时候回不了家，给老婆发个短信就是。家里种了十亩地，还养了鸡若干。农忙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出来的，家里的手扶拖拉机老婆不会开，得他亲自操作。农闲了，才可以出来搞点收入。就凭着三寸小舌头，比出去打工好多了。

我和朋友愕然，原来人家是

业余的“浪迹天涯”。

认识一个画家，擅画牡丹。人很讲究，喜欢住在农村。每到城里来，总要招呼一大帮朋友，胡吃海喝。酒到浓处，就现场作画。平时两三千元一张的画，现在，只消敬一杯酒即可。画家因此很有缘。

他的口头禅是：人在江湖，钱算个屁。

我对此兄比较了解，做过乡镇干部，因喝酒误事，被开除。最远的地方到过省城，基本没出过省。主要的活动地方是乡下的老家，和这个小城。

这就叫人在江湖了？

我就抢白他：老兄，什么人在江湖，屁大点地方，离江湖远着呢。

画家很江湖地把酒倾进肚子里说：社会就是江湖，我住的村子也是个江湖。有人啊，就有江湖。江湖是在我们心里，到处都是。画家的表达能力不是很好。我延伸了他的意思：江湖实际是老男人的童话，是老男人浪漫的精神家园。因此，无处不在。

这样想来，我辈虽无能，拎着两条腿上班，冷眼看繁华世界，也是江湖中人了。

只不过，我们梦中的江湖，潇洒浪漫，有美女和美酒，没有给儿子凑学费挣钱买房子等诸多压力。想一想，还是梦中的江湖美好。

沉醉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姜松

当年的我们曾经对苏联无限地向往，梦想有一天，也能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如同苏联般富强，将汗水和青春挥洒在国家建设的建设上；当年的我们曾经对高尔基无限欣赏，希望有一天，也能将我们的人生书写得如同海燕般激昂，让生命和灵魂升华在历史的浪潮上。这些曾经的梦想和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曾消亡，只是深埋在内心深处，凝聚成无言的渴望，渴望有一天能亲自到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亲身感受这个国家是如何撰写自己的辉煌。

数十年夙愿一朝实现，当我们走下飞机，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她热情的召唤。圣彼得堡，这座见证了俄罗斯帝国百年兴衰的古都，用她怀抱中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精美建筑，倾泻着当年帝国的辉煌。漫步于冬宫之中，这座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宫殿，其间遍布琳琅满目的文物和一幅幅世界大师的传世佳作，一廊一柱，皆有各自气派，一拱一壁，都是美轮美奂，无一不炫耀着当年沙皇的奢华和帝国的富足。还没有从冬宫的金碧辉煌中回神，凯瑟琳宫内的琥珀厅又再次改写了你对奢华定义的底线，虽然最初的琥珀厅已经在二战中遗失，但苏联政府用战后德国赔款所重建的琥珀厅一样让人啧啧称奇。

告别了沙皇的昔日荣光，来到阿芙乐尔巡洋舰的泊位，当年无数次想象那声给苦难的中国传来社会主义的炮响会在咋样的一艘军舰上，而当亲临近前时，心潮澎湃之余，耳畔仿佛再次传来那震天般的“乌拉”声，眼前似乎浮现列宁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诞生的伟岸身姿，那种如同朝拜宗教圣地一般的情愫油然而生。

体验了沙皇的奢华，结束了对十月革命的朝圣，在彼得夏宫的花园中，让美丽的园林放松我们激动的心情，畅享昔年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悠闲生活，无数点缀其间造型各异的喷泉欢送着我们登上伏尔加的邮轮。仿佛是一个迟到了数十年

的约会一般，让人激动难当。站在船上，随着一江碧水悠悠而下，望着两岸连绵不绝的景色，蓝天白云间翻飞的鸟儿歌唱着，我们的心似乎又回到多年前，似乎又想起梨花开遍天涯时，心爱的建设上；当年的我们曾经对高尔基无限欣赏，希望有一天，也能将我们的人生书写得如同海燕般激昂，让生命和灵魂升华在历史的浪潮上。这些曾经的梦想和希望，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曾消亡，只是深埋在内心深处，凝聚成无言的渴望，渴望有一天能亲自到俄罗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亲身感受这个国家是如何撰写自己的辉煌。

数十年夙愿一朝实现，当我们走下飞机，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她热情的召唤。圣彼得堡，这座见证了俄罗斯帝国百年兴衰的古都，用她怀抱中一座座保存完好的精美建筑，倾泻着当年帝国的辉煌。漫步于冬宫之中，这座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宫殿，其间遍布琳琅满目的文物和一幅幅世界大师的传世佳作，一廊一柱，皆有各自气派，一拱一壁，都是美轮美奂，无一不炫耀着当年沙皇的奢华和帝国的富足。还没有从冬宫的

金碧辉煌中回神，凯瑟琳宫内的琥珀厅又再次改写了你对奢华定义的底线，虽然最初的琥珀厅已经在二战中遗失，但苏联政府用战后德国赔款所重建的琥珀厅一样让人啧啧称奇。

告别了沙皇的昔日荣光，来到阿芙乐尔巡洋舰的泊位，当年无数次想象那声给苦难的中国传来社会主义的炮响会在咋样的一艘军舰上，而当亲临近前时，心潮澎湃之余，耳畔仿佛再次传来那震天般的“乌拉”声，眼前似乎浮现列宁向全世界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诞生的伟岸身姿，那种如同朝拜宗教圣地一般的情愫油然而生。

体验了沙皇的奢华，结束了对十月革命的朝圣，在彼得夏宫的花园中，让美丽的园林放松我们激动的心情，畅享昔年只有贵族才能拥有的悠闲生活，无数点缀其间造型各异的喷泉欢送着我们登上伏尔加的邮轮。仿佛是一个迟到了数十年

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受欢迎的

□李良森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辉煌，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念想。

永荣是个小人物，虽然因病辞世整整十年，但在我的老家念想着他的人却依然很多。

为甚？因为“他是个好人！”

患有智障的孔家小弟找个挣钱的门路特难，永荣不嫌弃，给他安排个适当的活，让他解决吃、穿、用的生计。

兰家二叔年纪大了，想挣点钱手头活泛些，可没人用，怕出事。找到永荣，永荣立刻给老人安排力所能及的事做。

一对年轻夫妇去外省探亲，生病住了院，回家的路费也难筹齐。永荣接到求助电话，迅速汇去路费。

有位老太太家有三子，却因家务纠纷而无家可归。老人找到永荣，请他给个安身之地。这种事在农村闹不巧就要惹“不利索”，可他还是痛快地下，把以前的办公室修缮一新让老人住下。老人的孩子既后悔又惶恐，很快就把老人接回了自己的家。有人问永荣，你就不怕惹麻烦？他说，人做事，天知道。老人作难，是(子女们)赌一时之气，我不过是顺手帮他们把堵气的阀门给放开了……

老百姓过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一如寻常。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一种境界，一种做人的至高境界。永荣始终坚持“恶小而为之，善小而不为”，自然会赢得人们的念想。

十年了，我也想他，而且愈想愈甚。

那时候，因为爷爷成分的缘故，永荣失掉了升学的机会，去水库工地干活。一辆小推车，两副大粪篓，满满当当地一车土足有八百斤，别说十六七岁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些正当壮年的人也是看着眼晕。看着他那瘦弱的身躯在庞大如山的小推车里晃悠悠地挣扎，我心难受异常。有一回我故意把一副大小不对称的土篓绑在他的推车上。那样，为了保持小车平衡，大篓就不能再装满，总量也便降下来。吃饭时，他磨磨蹭蹭靠近我，把他碗里的菜拨一点给我。虽然是清水煮白菜，但他们几个毛头小子却从来吃不够。我不肯接受，但抬眼一看，他的眼里正汪着泪水……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呀！

没想到那件小事他一直不忘，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常常私下跟我提起。有一回我问他，那点小事，你怎么总记着？他说，大叔你不知道，别看土篓里少了那点土，可我觉得轻快了不少，腰也挺直了，腿也不软了，慢慢儿，再推大篓、满篓的也不怵头了！我说，你往我碗里拨的那一口菜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大叔你别笑话我。我说，忘不了的不是那口菜，是你眼里那汪泪水。他说，大叔，从那回起，我明白了，人在需要帮扶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劲儿……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朴素的“明白”，他才在别人需要帮扶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使出“一点点劲儿”，而他的

逝者档案



- 姓名:薛永荣
- 终年:49岁
- 籍贯: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马套村
- 生前身份:农民 建筑公司经理

思想也在一次次帮扶别人的行为中得到升华，由一个个“小帮扶”变成一次次“大帮扶”：

当他发现村东的河沟上没有桥，往来困难时，主动与村支部商定，出资万元，修起一座既能拦洪蓄水，又将深沟陡崖变坦途的拦河坝。

当他看到村中那座修建经年的水库坝身冲刷严重影响着水安全时，便暗自计算修补所需土方，以便待机修复。此后不久接下一个基建项目，恰恰需要搬动一些土方，他就“顺手”把一万三千多立方土加固在坝身上，他的建筑公司由此损失多少他没计较，但却为村里节约资金十几万元！

当他看到打工者为讨自己的血汗钱而求爷爷告奶奶时，他深恶痛绝、潸然泪下。为此，他总是早做准备，未雨绸缪。有一年的除夕下午，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兴奋地说：“大叔，我把所有的工钱都发下去了！”因为我曾经听他说过“今年资金忒紧，这个年不好过”的话，便问他钱从何来？他说，贷款。我说，那要费好多事吧？他说，宁可自己作难，也要让老少爷们儿过好年！

永荣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尊重，理所当然得到党组织的认可，不但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还被群众推选为村委委员。作为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子女，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荣誉，十分珍惜“村委委员”这个头衔。他曾经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大叔，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步。就凭这，我也要拼死拼活，诚心诚意地干；就凭这，我也要光做好事，不做坏事。

永荣也把“好事”做到过我身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一个儿子久病六年终于不治，妻子悲伤欲绝，整个家庭日日笼罩在哀伤之中。为了尽快走出悲苦的阴霾，我决定，虽然家贫如洗，债台高筑，但一定要修整房子，改变环境。至爱亲朋理解我的苦衷，纷纷倾力相助。这事也很快传进永荣的耳中。他找到我说，大叔，你尽管备料，干活的事有我。我说，我想管饭，请帮工。他说，大叔你傻呀，现在谁还管饭请帮工？操心费力不说，请人也难。他好像猜透了我的心，说大叔你放心，我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公平砸核桃。果然，除了施工时天天跑来检验、督察之外，收工时他爬上爬下，量尺寸，计实方，算工钱，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然后一笔一笔算给我听。还说，亲父子明算账，工钱你欠着行，欠多久都行，账一定要算清！

过后，朋友们都说我那房子修整得质量不错，工价不高，特别划算。有一回我问永荣是不是计价的时候“手下留情”了？他居然跟我急，说，大叔我傻了吗？送人情我为什么不送到明处？现在想想，天知道他那丈量尺寸的手到底是不是“捣鬼”了！

然而，永荣却又是一个从来不肯捣鬼的人！

驻军营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的，随着日渐老化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工程连年不断。十分蹊跷的是所有工程只有他的建筑队独家经营，没有一年让人抢得走。这种“蹊跷”慢慢被人猜测，也“自然而然”引起有关部门关注。但有关部门历经月余，反复查对账目，蹊跷依然蹊跷——近十年的账目居然没有分毫可疑之处。驻军首长赢得了清白，永荣也得到了解脱。有人问他到底是以何制胜的？他说，就一个笨法：质量好、价位低、工期短！

为此，永荣的声望在军营里也传奇般抬高。高？难形容。只知道当他的灵车路过军营门口时，官兵们已经自觉列队迎候，送他远行……

永荣曾经被踩在脚下，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既然“得势”就应该“顺势”报复一下那些曾经踩过他的人；他曾经受人白眼，别人求到他门下，他完全可以白眼相还，甚至加倍；他曾经穷困过，既然有钱了，完全可以向那些曾经恃权炫富的人显摆一把，甚至为富不仁。但是，他没有，而是恰恰因了那些“过去”，愈加看重人间的真情，愈加珍惜难得的真诚，愈加崇尚良善与宽容。

十年了，永荣那清瘦、白净的面容始终在我面前晃动。十年了，永荣那和缓的话语始终在我耳边回旋。

十年了……
哦，永荣，你还好吗？
我相信，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天堂也是！因为我发现，就在那个“人做事，天知道”的天堂里，多了一副和善的笑脸，一双和善的目光，让我仰望，永远地仰望……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